

完

之

一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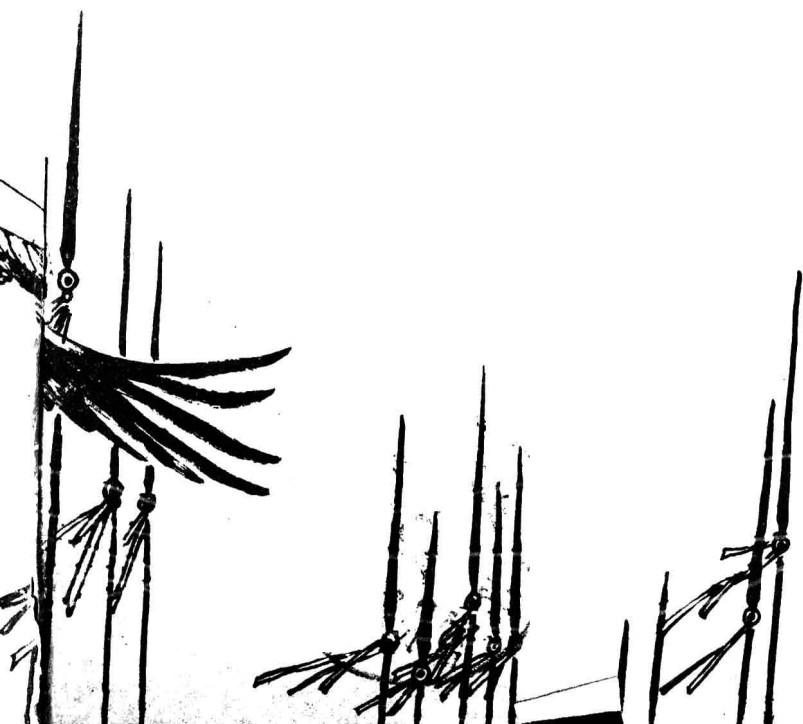
五

五

安徽文艺出版社

神鷹

完颜艺舟 完颜海瑞 著



神 鷹

完顏艺舟 著
完顏海瑞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46,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7700

定价: 5.40元

ISBN 7-5396-0209-0/I · 187

目 录

第一章	猫眼绿的风波.....	1
第二章	尼堪外兰.....	15
第三章	狼狽为奸.....	25
第四章	暗杀.....	39
第五章	奇遇.....	52
第六章	青春的蛊惑.....	74
第七章	阴影在晃动.....	82
第八章	在抚顺马市上.....	91
第九章	拜访龚正陆.....	103
第十章	林中历险.....	116
第十一章	篝火旁的欢聚.....	127
第十二章	路遇王泉.....	141
第十三章	虎口救险.....	154
第十四章	投石问路.....	172
第十五章	情谊战胜邪恶.....	187
第十六章	情谊的余波.....	207
第十七章	权欲熏心.....	223
第十八章	楞姐与老库布.....	242
第十九章	突然袭击.....	260
第二十章	血与火的浩劫.....	281
第二一章	血战黑风口.....	293

第二二章	努尔哈赤与喜花夫人.....	308
第二三章	雷雨之夜.....	326
第二四章	智斗尼堪外兰.....	343
第二五章	笑里藏奸.....	361
第二六章	重回赫图阿拉.....	376
第二七章	总兵府惊变.....	400
第二八章	熊熊烈火.....	426

第一章 猫眼绿的风波

明朝万历二年冬，北风呼啸，天气奇寒，大片大片雪花，象无数只玉蝴蝶，在山谷里、丛林间翩翩起舞。美丽的苏克苏浒河已结上一层厚厚的坚冰，偶尔有一两架狗拖的爬犁，在银光闪闪的水面上风驰电掣般的向远方驰去。

巍峨的烟囱山银装素裹，密密的原始森林披上臃肿的银色铠甲，一只饥饿的山鹰，直冲霄汉，在飞舞的雪花间冲刺、盘旋，它时刻都在注视着雪地上雉鸡、野兔的动静，又似乎在注视赫图阿拉城的一派壮观景色。

就在这座城池的中央，有一座宅院，它很像如今北京城里清代遗留下来的王府格局。青石垒起的门楼，桑木的大门，门上贴着一副已褪了色的白纸楹联^①，看上去有些荒凉凄冷之感。

大门的对面，是一座青砖砌成的照壁墙，照壁墙与大门之间，竖着一根两丈来高、碗口粗细的“索伦杆”。杆的下端是方形的青石底座，杆的顶端装有一个方形的锡斗，它寓示着女真民族自氏族社会发生、演变以来，富有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下布库里湖内沐浴，有一只神鹊口衔朱色的果子，在天空飞旋，尔后把朱果落于三姐佛库伦羽衣之上，佛库伦误食朱果，竟怀了身孕，生下了布库里雍顺。雍顺长大后成为鄂多里三姓的首长。其后代因对部下刻薄寡恩，怨忿甚大，全家俱为部族所杀，仅留下一个最小

^① 白纸楹联：是满族人的风俗。

的儿子，名叫凡察，为追兵所赶至荒郊，躲到一棵枯树后边，又飞来一群乌鸦将他遮盖，因此获救。如此代代相传，传至觉昌安已是第六代了。爱新觉罗氏家族，为了感谢乌鸦，竖立了索伦杆，锡斗内常置放食物，以示对神鹊救护之恩。觉昌安每逢大节盛典，总要率领全家上上下下，焚香祭祷，顶礼膜拜。这种风俗，一直延续下来。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都指挥。他的第四个儿子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这是爱新觉罗家族世袭的爵位。觉昌安老汗爷对明廷十分恭顺，定期向天朝纳贡称臣；明廷对他也常有赏赐。多少年来，老汗爷觉昌安和塔克世就住在赫图阿拉城这座深宅大院之中。

觉昌安有六个弟兄，他们都住在赫图阿拉的四周，多则二三十里，少则一二十里，互相呼应，恰似众星拱月，世称“宁古塔贝勒”^①，显得一派兴旺景象。

一连数日，大雪纷飞。觉昌安率领着戈什和阿哈，到深山老林里行围狩猎去了。塔克世留守城池，代理公务。谁知，就在老汗爷外出的三天之后，都督府里却翻江倒海似的闹腾起一桩冤案来。据说塔克世的长子努尔哈赤偷了传家之宝、价值连城的猫眼绿。这还了得！塔克世在盛怒之下，竟将亲生的儿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雅尔哈齐，一道赶出了都督府。

塔克世，四十七八岁，中等身材，剑眉凤眼，高颧，方腮，薄薄的嘴唇，蓄起了两撇乌黑的胡髭，显得刚愎自用，聪敏而又暴烈。此时他余怒未息，象熊瞎子似的正在西暖阁内踱来踱去。忽然，他跨到门前，愤然地挥动双拳，对着空荡荡的庭院，厉声吼道：“滚！滚！丢人现世的畜生，一辈子也别想回来！……”

“哎哟——小汗爷呀！”随着一声宛转莺啼，打内室里走出一个妇人来。她的年纪在三十上下，体态轻盈，瓜子形的小脸蛋

^① 宁古塔：满语六的意思。

儿，白嫩白嫩，白里透红，恰似风嫩的水豆腐，小风一吹，就会吹出个小窝窝来。她就是塔克世的填房二福晋纳喇氏。她走出内室，仿佛像一阵温煦的春风，软软地飘到塔克世身边，做出百般的娇嗔，伸出娇嫩的一双小手，连拉带拥，把塔克世扶到南边的暖炕上坐下。她眸子一转，便含情脉脉地说道：“我的 小 汗 爷 哎，你犯不着为这三个不肖之子动这么大肝火嘛。”说着说着，她便依偎到塔克世的身边，更加娇嗔地说道：“再说，这件事儿，知道内情的会说他们是偷了传家之宝，还不认错儿，赶出府门，是罪有应得；若是不明内情，还以为我这当后娘的手毒心狠，不能容人，有意地把他们撵走的哩！这样的坏名声，我可担待不起呀！”纳喇氏一口气说完，似怨、似嗔地噘着小嘴。在窗外雪光的映衬下，她那丰腴红润的小脸蛋儿，更加显得光彩夺目。

塔克世经她巧嘴这么一说，一肚子窝囊气，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当听到她又提起努尔哈赤时，这确使他心里这么一动。常言道，虎毒还不吃儿哩，他这次把亲生的儿子赶走，也是迫不得已，这全是纳喇氏朝朝暮暮告的枕头状。他心里想道，哼！赶走这三个小畜生，还不全是你的主意，现在倒好，你反而指桑骂槐，责骂起我来了……他心里虽然老大的不痛快，但一见到她那天姿国色般的娇容，早已酥软了，即使气，也不得不敷衍敷衍，因此笑道：“赶走这三个畜生，全是我的主意，怎么能怪罪福晋呢？这是家门不幸，是他们咎由自取！”

“可咱当晚娘的难啦！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人心难测，谁能担保没有人在背地里嚼咱的舌头根儿哩！……现在可好啦，有汗爷给我作主，我也就安心了。”

纳喇氏说罢，赶快给塔克世递上一杆有三尺来长的旱烟管，这旱烟管的杆儿是天竹做成，油光闪亮，配着个绿翡翠的烟袋嘴，下坠着一个黑麂皮制成，丝锁边的烟荷包，烟杆另一端，安

着一个有小酒盅口大小的青铜烟锅。纳喇氏把上等金色的烟丝装好，对着了火，立在一边。正在这时，打外面跑进来一个约摸七岁左右的哈勒珠子^①小脸蛋儿冻得绯红绯红。他闯进暖阁，像一头小鹿似的一头便扎到塔克世的怀抱之中，小嘴儿还“阿玛，阿玛！”^②嚷个不休。塔克世心花怒放，赶忙放下旱烟管，搂住了小儿子爱林我衣钵，在他的小脸蛋上，狠狠地连亲了几亲，说道：“爱林我衣钵，还不快喊额娘！”^③爱林我衣钵在塔克世怀中扭过头来高声喊道：“额娘，额娘！”纳喇氏亲亲热热地拖长了声音答道：“哎——我的小宝贝！”接着一把将小爱林我衣钵搂了过来，便在他的脸蛋狂吻起来……。

纳喇氏母子戏耍了一回，便叫身边的女阿哈把小阿哥爱林我衣钵带到一边玩耍去了。此时她虽坐在塔克世身边，可那双杏眼却直钩钩地瞅着西边敬神的暖炕上一件物什，它象磁石般紧紧地吸引着她，那便是传家之宝——猫眼绿，正置放在神龛前的白玉盘中。宝石呈椭圆形，有鸽蛋大小，喷绿滴翠，剔透玲珑，恰似窗外皑皑白雪中涌出的一眼亮泉。

关于这颗名贵的宝石，曾有过许多神奇美丽的传说：有人说，它是祖上去京师朝贡，嘉靖皇爷赏赐下来的宝物；有的说，它是老祖先佛库伦吃朱果怀孕，生下了布库里雍顺，他一生下来脖子上就挂着这颗宝石；还有的说，是女真族老祖先在长白山黑松林里打猎，遇上了美丽的仙女，那仙女飞上悬崖，笑盈盈地向老祖先招手，突然，她变成一株硕大的人参棵子。老祖宗好不容易才攀上了悬崖，挖呀挖呀，终于挖出一颗人参果子，他把这人参果带回家中，一不留心，打落在地，竟变成一颗颗光彩夺目、五颜六色的宝石来，其中最大的一颗，就是这颗猫眼绿……真是

① 哈勒珠子：满语男孩。

② 阿玛：满语父亲。

③ 额娘：满语母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来劲，简直变成嗥叫。

纳喇氏心疼地拉起儿子，不停地哄着他：“乖，别哭，别哭，这宝贝是给你的嘛，额娘是帮你保管着，等你长大了，额娘再交给你，啊？”

“不，不嘛！我现在就要……”

“要什么呀？”随着声音，门外走进一个矮墩墩的汉子，他手里提着一只装着欢蹦乱跳小松鼠的笼子，一进暖阁便嚷了起来：“爱林我衣钵，来来来！你来看——喜欢这个吗？”

“喜欢！”爱林我衣钵一见是龙敦，连忙喊道：“额吃客^①，额吃客！我喜欢！”

龙敦把笼子交给爱林我衣钵，受惊的小松鼠在笼子里撞来撞去，一身灰缎子似的茸毛，翘着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煞是可爱。爱林我衣钵瞅着小松鼠早已把挨打和猫眼绿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便兴高采烈地提着笼子溜烟跑出暖阁去了。

龙敦是觉昌安三哥索长阿的儿子，是塔克世的嫡堂兄弟，住在离赫图阿拉几里以外的河洛噶善寨。龙敦三十多岁，生得一副与爱新觉罗氏家族极不协调的外形，五短的身材，矮胖矮胖，方形的脸膛上，两道扫帚般的倒竖浓眉，眼睛小而混浊，像是蒙上一层灰雾，嘴角边生出的两道又深又显的藤纹，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说话的声音如同女人一般，又尖又细。此刻他见爱林我衣钵走出暖阁，立刻便现出一副郎当公子的轻薄像，尖着个嗓子，一步三摇地向纳喇氏凑了过去，嗲声嗲气地说道：“阿噶^②，你好哇。”

纳喇氏正色地答道：“好个什么，这一切还不都仰仗你额吃客扶持、作主。”

龙敦软软地碰了个钉子，便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好说，好

① 额吃客：满语叔叔。

② 阿噶：满语嫂嫂。

说，我们已是一根线上拴就的蚂蚱，不必客气……阿噶，不知那猫眼绿可曾到手？”

其实，就在龙敦走进暖阁时，纳喇氏迅速而匆忙地把猫眼绿悄悄地塞到炕席下面去了，可狡猾的龙敦，早已看在眼里，却装作若无其事，他这一问，分明是明知故问，却把纳喇氏问得十分尴尬，又十分紧张，只是似是而非地把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为了赶走努尔哈赤兄弟，夺回这颗猫眼绿，龙敦不断地帮着阿噶纳喇氏出谋划策，终于达到了目的。

“小畜生赶走了？”

“赶走了。”

“这就好”龙敦说，“可是，这样还不能算稳妥！”

“还不算稳妥？”纳喇氏迷惑不解。

“对！赶走了还会回来！”

“怎么？！还会回来？”

“有老汗爷在，他们一定会回来的！”龙敦把“一定”两个字，特别加重语气，说得十分肯定，这却引起了纳喇氏一阵惶惑，一阵恐慌，不由脱口问道：

“哎哟，这……这可怎么办呀？！”

“一不做，二不休，来它个干净利索！”龙敦抬起右手，做一个抹脖子的动作道，“这不就结了吗！”

纳喇氏大吃一惊，心儿不觉怦怦地狂跳起来，连连摇头说道：“不……不！不能那样，那样使……使不得！”

“使不得！怎么使不得？！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就拿唐人来说，朝朝代代，代代朝朝，为了争夺帝位，还不是，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同室操戈！这就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再说……”

“行啦，行啦，别说了！”纳喇氏打断了龙敦的话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她虽然憎恶努尔哈赤兄弟，但是，如今已然将他

们赶走，传家之宝猫眼绿，也已到了自己的手中，这事儿已经算是结了，如今龙敦突然提出要杀害他们，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况且，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事若被老汗爷知道，他岂肯善罢甘休，到那时，事儿露了馅，不仅继承爵位的美梦要彻底破灭，就连自己和儿子的性命，也怕难保。一想到这里，她的周身鸡皮疙瘩乱冒，心里像揣个小兔儿似的跳个不停，不由自主地像神经质似的狂喊起来：“爱林我衣钵！我的爱林我衣钵呢！——”

龙敦诡谲地一笑，他早已猜透了纳喇氏的心思，便压低了嗓门向她说道：“唐人有句俗话，纵虎归山，后患无穷！阿噶，如今是木已成舟了，倘若机密泄漏，你我是雄鹰拴在鳖爪子上——飞不了我，也逃不了你！再说，我龙敦做事，向来是十拿九稳，严严实密，决不会露出一点儿破绽。”

纳喇氏听了龙敦这么一说，心里倒是有了几分活动，但总还是放心不下，眉宇间结成了一个细细的小疙瘩。

纳喇氏心中这种细微的变化，立刻被鬼精的龙敦觉察了，他故意叹了一口气，悻悻地说道：“唉——阿噶呀阿噶，我这样苦心孤诣地出谋划策，提着脑袋在玩命，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还不是为着你们母子吗？”

纳喇氏心里明白，龙敦这是在念迷魂经，说昧心话。纳喇氏也是绝顶聪明的女人，她也早已看出龙敦的恶毒用心；龙敦对努尔哈赤的刻骨仇恨，她也是早已知晓。不过这层薄薄的窗根纸，谁也不愿戳破。

两年前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早晨，努尔哈赤跟随他的阿叔龙敦，前去抚顺赶马市。在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小帮也来赶马市的女真族村民。他们车载马驮，尽些人参、貂皮之类的贵重物品。龙敦见财眼开，早把女真人敦厚善良、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忘得干干净净，一心想掠取这非份之财。他看见这帮子村民

人数不多，势单力薄，而且是在这深山老林之中，立刻起下歹心，准备动手。努尔哈赤看出了他的心思，便竭力劝阻，他哪里肯听，纵马横刀冲了过去，砍伤了数人，就连妇女和小孩，也不愿放过。努尔哈赤拚命阻拦，偷偷地把几个妇女、小孩放走。龙敦将这些掳来的车辆、马匹，一古脑儿赶回他的河洛噶善村寨受用去了。不料，在逃走的妇女中，有一个人却认识龙敦。这些被害的村民，本也是老汗爷觉昌安统辖下建州左卫女真族的百姓。众村民满心悲愤，写下状纸，告到赫图阿拉建州左卫都督府，而且指名道姓，状告龙敦，说他拦路抢劫，杀伤无辜，请求老汗爷为村民作主，为受难者报仇伸冤！开审的那一天，人山人海，都想来看看老汗爷是怎么样大义灭亲，亲自审问自己的侄儿。天到午牌，老汗爷把龙敦押来，并令他当面和那告状的妇女对质，努尔哈赤也理直气壮地在一旁做了干证，终于质问得龙敦哑口无言。觉昌安怒气冲天，立即勒令将龙敦推出斩首！无奈，老汗爷的三哥、龙敦的父亲索长阿苦苦哀求，连塔克世、纳喇氏和同族的父老也都伏地跪求。老汗爷沉吟再三，最后才决定饶他不死，刑杖一百，削去贝勒，这场轩然大波才算平息。

自那以后，龙敦对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无不恨之入骨；特别是对努尔哈赤则更加仇恨，认为都是他做的什么干证，才害得他声名狼藉，受了刑杖之苦，因此，总想寻机报复。这龙敦是一个比鬼还机灵的小人，他早把纳喇氏虐待努尔哈赤兄弟的情形，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想方设法，挖空心思，一心想和纳喇氏拉上线儿，结成网儿，不仅要网住努尔哈赤，而且要网住塔克世，网住觉昌安，也网住纳喇氏，尔后一网打尽！

有一天，龙敦到努尔哈赤住处，给他送去一把锋利的短刀，这把刀做工极其讲究，鱼皮制成的刀鞘上，嵌着七颗宝石，因此取名七星罗卧^①，精巧绝伦。努尔哈赤心地纯真善良，他哪里知

^① 罗卧；满语军用短刀，即匕首。